

土司王朝

上



黄光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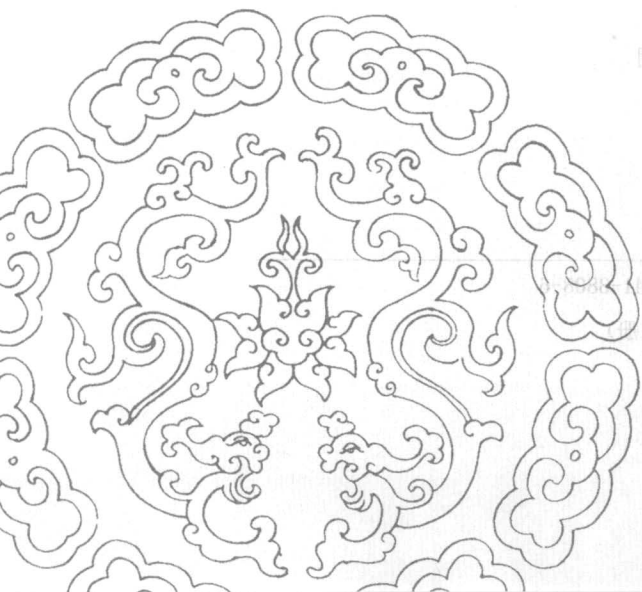
沈阳出版社

土司王朝

上

黄光耀◎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司王朝. 上册 / 黄光耀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441-3808-6

I. 土…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5873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北京嘉业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6mm×235mm

印 张: 19.5

字 数: 33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 静 贺 旭

特约策划: 唐朝晖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李黎明

特约编辑: 古 雪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责任校对: 天 宇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3808-6

定 价: 50.00 元 (全二册)

联系电话: 024-62564920

目录



前言	1
楔子	6

第一章	血祭	11
第二章	百斯庵	22
第三章	陶庄	35
第四章	行署	52
第五章	调年堂	66
第六章	西厢	77
第七章	迁陵	87
第八章	正月	99
第九章	中房	107
第十章	书院	117
第十一章	土碧寨	127
第十二章	东厢	138
第十三章	萧墙	151
第十四章	三房	163
第十五章	问禅	171
第十六章	葬礼	179
第十七章	封疆	188

目录



第十八章	米拜亭	200
第十九章	清明	211
第二十章	染房	223
第二十一章	倒戈	232
第二十二章	狼烟	245
第二十三章	客人	254
第二十四章	复活	267
第二十五章	麻风	277
第二十六章	出嫁	286
第二十七章	白鹤湾	297
299	目五	章八第
301	鼠中	章九第
311	蛇并	章十第
321	蜜唇土	章一十第
328	酥浓	章二十第
331	谢黄	章三十第
341	鼠三	章四十第
351	醉同	章五十第
370	片葵	章六十第
381	麝挂	章六十第



前言

这是一部关于武陵山地土司家族和土司王朝之命运的小说，一部关于武陵山地土家先生生存之状态的小说。这部小说不是简单地诠释一个什么东西——无论物质的，精神的，还是文化的。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并没有去想非得写武陵山地的哪个土司，也没有去想非得写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历史小说，但在查阅了大量关于武陵山地土司的资料以后，我发现土家族的远古文明早已陨落，土家族的文化因子正在嬗变——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民族，正经受着外来文明最强烈的侵蚀与冲击，如若不加以有效的传承与保护，这个痛苦嬗变的过程将从此加剧！因此在我看来，无论这个民族的过去、未来还是现在，都是值得人们去关注的。我想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个民族的精神之内核保存下来，于是我选择了小说作为包装的外壳——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从地理上看，这是“中国之中”、“国中之国”。北纬 30°纬线和东经 110°经线在武陵山地中心交汇，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号称“神秘北纬 30°”的纬线，又是区分南北中国的一条重要的地理纬线，横穿整个武陵山腹地，很多重要的县城和市镇都坐落于此线上。而环球此线所经之地又多荒漠、高山与大泽，文明大多在此湮灭，故而神秘非常！同样，纵贯土家分布区的东经 110°经线，大致又是中国东西两部分的分界线，一样具有相对特殊的地理意义。我小说中所描绘的容美土司治所，就处在这两条经纬线的交汇点上，其中府又是最接近这个点的土司城。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地域，900 多年的土司沧桑在这里风云集会，土家文化与外来文明在这里水乳交融，不仅造就了武陵山地最为传奇的土司，也造就了武陵山地最后一大土司。

容美其实是“湖广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司”的简称，其先或称柘溪、容米峒、容美洞，亦称容阳，通称容美土司或容美司。田氏自称自唐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开始守土，至清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改土归流，统治容美 900 多年。它是武陵山地土家族的几大土司之一，其辖区包括今鄂西土家族自治州的鹤峰县、宜昌市



土司王朝

的五峰土族自治县、长阳土族自治县的大部分地区及建始、巴东、恩施、石门等县市与之接壤的边缘区。据雍正朱批谕旨载：“楚蜀各土司，唯容美最为富强。”但在明末清初，这里却是清军、南明、农民军三大势力的角逐之地，容美土司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我截取的就是明末清初顺治、康熙、雍正百余年间的历史，容美土司田氏家族试图在群雄逐鹿中原之时偏安一隅的真实历史写照。为此我参阅了《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鄂西土司社会概略》、《容美纪游注释》等有关这段历史的相关文字记载。可以说，容美田氏家族，比如田玄和他的三个儿子田沛霖、田既霖、田甘霖，以及田甘霖的儿子田舜年，和田舜年的儿子田丙如、田明如等几代土司，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顾彩的《容美纪游》曾生动地记录了一些相关的珍贵史料。但我也虚构了一些人物，比如梯玛天赐、梅家、叶家、陆家、王家、李家等等。其实有段真实的历史记载是：土司田沛霖袭职后，因无子又忌才，便令田甘霖一家困居陶庄。而我的小说却写了田沛霖最后得到了一个“天赐”的儿子——梯玛天赐。梯玛是土家族中的神秘人物，能上天入地、通晓天地之神语，被誉为“明人”；通过这一神秘人物，我完成了整个小说所关联的人物线索。封建王朝对土司的设置，本有土府、土州、土县和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之分，因前者属于文职，后者属于武职，可鄂西土司却没有文职，均为武职，即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这些官职在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时，才成为土司专用职称。但各级土司的组织机构及其属吏却相当庞杂，犹如一个国家。相关土司机构在顾彩的《容美纪游》中曾如此记载：

其官属旗鼓最高，以诸田之贤者领之。国有征战，则为大将，生杀在掌，然平时亦布衣草履，跨驴而行，绝不类似长官矣。其五营中军，则以应袭长子领之，官如副将。左右前后四营，同姓之尊者领之，如参（将）游（击）。下列四十八旗，旗长官如都司。又有领蠹主客兵，以客将为之。旗长之下，各有守备、千总、百户，名虽任官，趋走如仆隶。其随司主近身捍卫者曰亲将，皆勇悍之士。另有主办文字及赴京、省走差者，曰干办舍人，其余族人，概称舍把。

而我所写的土司之境，虽然是容美土司之境，囊括的却是整个武陵土司和土家族人的历史血脉，也可以说是整个武陵土司和土家人生存之状态的历史缩影，

因而有的语言、习俗或者传统,也许并非容美土司之境所有,但的确是武陵山地土家族人生产、生活的客观写照。因为我所反映的是土家族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思维方式,也就是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总而言之,反映的正是土家人质朴刚健、顽强进取、神奇浪漫的文化特征。所以,一开始我给小说取了个相对神秘的名字:《巫傩巴猜想》。何谓“巫傩巴”?巫傩巴即巫文化、傩文化、巴文化的总称及缩写。我以为,在人类文明的坐标上,“巫傩巴”作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将重新界定土家文化的方位。

但武陵山地土家族历史的扉页却是人类考古学家揭开的。巫山人的出现,说明中国历史的第一笔要从此地写起。为什么这么说?综观历史,从云南元谋到武陵山地,过去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地壳运动让海洋隆起为陆地——按进化论的观点,这里具有生物进化的一切必备条件。特别是这一带,过去是古代猿人的栖居之地,更具有一切进化的可能,因为这一带多有天然之盐泉涌出,而盐能为人脑发育提供十四种微量元素,是猿进化到人必不可少的催化剂!从这一意义上说,武陵山地正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因此,我对“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这一说法颇为质疑。因为土家先民具有一切创造文字的条件,为什么就“有语言无文字”呢?土家先民巴人(土家族的一支)是一个“行盐”的民族,巫盐在这一带交换,有了商业最初的萌芽,正像欧洲古代文字之发展得力于经商民族腓尼基人一样,创造文化——包括文字的几率是相当高的。而如今的土家人能说土家话的,又着实没有任何文字依据!这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土家远古文明在某一个时期忽然出现了断裂?抑或土家先民原本就没有创造文字?这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值得欣慰的是,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八月三日的消息:我国文字起源又推进两千年——宜昌发现最早的象形文字!有研究土家文化的专家称:“大溪文化宜昌杨家湾遗址中的刻划(文字)符号”,“比仰韶文化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更接近于商代的甲骨文字”。由此可以猜想,这中原的文字是否就是武陵土著民族的文字的余脉呢?因为土家先民完全有可能最先进入中原,即便元谋人有意“逐鹿中原”,也没有“武陵人”便捷。以此看来,这刻划符号就是象形文字的最初胚胎,它就诞生在武陵山地,中原文明或许就是武陵文明的余脉。由此可以推论,土家先民在武陵山生息、繁衍,以巫盐之行业为发展,最终形成了“巫文化”。有专家认为,从屈原《楚辞》中得到的历史信息,足可以证明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颡项,就出自武陵。商代时的庸国也在此建立。春秋时



土家王朝

期，庸被楚所灭后，巴人之国从此消失——文化似乎也随之消失？我无力于历史的考证，但就武陵山地的端公（梯玛）而言，这半人半神、绝地通天的巫，应该是由土著先民的首领演变而来。据史书记载，巫咸乃《山海经》中十巫之一，巫咸是善于制盐的神巫，屈赋中曾多次提到。以谐音推断，土家先祖“务相”，大有可能就是“巫咸”。务相曾与“盐水之神”打交道，“白虎饮盐泉”正是土家族的原始图腾！而且，在酉水之滨一个叫里耶的地方，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满是水锈和尘埃的粗糙石器，说明一万多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质地坚硬、刻印着神秘符号的陶器和精致的鱼钩，也无言地诉说着七千年前的往事；特别是“中华第一井”出土的三万七千多枚秦简牍，不仅复活了一个秦王朝，更填补了一个王朝的断代史！这说明，武陵山地曾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

但是，这个自称“毕兹卡”的山地民族，也因为自身生活的地理环境相当之闭塞，开始与世隔绝。很多人因为避秦之乱，复又回到武陵腹地，过上“桃花源”般的日子。因而只要人们一提到“武陵”，似乎就感受到了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神秘！自秦在武陵建立黔中郡后，这楚巫旧地初见典籍，而“巫”的神秘性一直笼罩至今。同时，由于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不断融合，土著文化便开始不断地向中心地带收缩，直到五代时期，武陵土司制度的出现，经宋、元、明到清初，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已经大大加强，同时也使得这一民族的古老文化基因开始嬗变！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武陵闭塞，出入不便，土民才不畏征伐，只服征调，土司之境也才成为“国中之国”。而一些文化的原始因子，比如梯玛神歌、傩愿戏也便得以代代传承，特别是毛谷斯舞，这个叫故事帕帕的古老戏剧，被称为“土家族最具有原始文化内涵的戏剧活化石”，也才得以保存至今。同样，清江流域的“撒尔嗬”，酉水流域的“舍巴舞”，都传承了远古土著文化的因子，也是原汁原味的。然而，流传至今的只有酉水流域的原生态文化保存较为完好，但也有被现代文明日渐吞噬的危险和可能！这已是一个不容人们争议的客观事实。为此，我选择了一段武陵山地颇具代表性的历史——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前的百年沧桑，以武陵山地最大的土司——容美土司的兴衰为原型，虚构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作为文化或是文明的档案，我为之揭开的，将是人类的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上部



楔子

清顺治三年八月仲秋。一天傍晚，正是北雁南归的时候，南明节节败退的消息不断地从边关传入司城，惊得人心惶惶。此时，容美土司田玄正伫立在行署半间云小阁的百叶窗前，遥望哀哀南归的大雁，追忆萍踪无定的大明江山，不禁潸然泪下，呜咽失声……忽然，一道流星从他眼前闪过，他踉跄几步，便跌倒在地……

这时，夜幕降临，昏暗的司城人影晃动，俨然如临大敌……

土司病危！几支报信的人马亟亟地驶出东门，蹄踏的马蹄声顿时震碎了司城往日的宁静。

于是，这一不幸的消息立即传入了边关，戍边的三子便匆匆地赶往司城，可即便长子田沛霖最先赶到父亲身边，也没能得到父亲的遗嘱。当时，土司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总是盯住那盏千年不熄的油灯，张口啜嚅着，仿佛还在喃喃而语：“白虎！白虎！”

三子愕然！以为父亲被白虎之神摄去了魂魄，于是亟亟地请来老梯玛做法。可是法事做了，结也解了，田玄还是说不出话来，一连拖了数十日，情形依旧不见好转。其实，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土司之所以久久不肯瞑目，是因为放心不下土司之位！因为他的三个儿子都有承袭的能力，但按长幼伦常之序，土司大印理应交给长子沛霖，可土司却独独喜欢三子甘霖——不独因为甘霖气度非凡，还因为沛霖

没有子嗣！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无疑是最大的忌讳！但如若不按长幼次序承袭，必将引起司境内讧。所以，他担心内室操戈的悲剧在容美再度重演，又岂敢安然瞑目呢？

然而，在这大幕刚刚开启、尘埃尚未落定之际，作为土司的第一人选，田沛霖又岂敢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呢？于是，他便乘机秘密地会见了尚能左右时局的李管家。

那是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大雨倾盆而至的时候，田沛霖身披蓑衣，头戴草帽，脚履草鞋，俨然一渔夫，悄然地溜进了李管家家中。当时，李管家正欲合衣就寝，见一渔夫登堂入室，犹入无人之境，顿时大怒！心想，是哪个大胆刁民，竟活得不耐烦了，上门找死？正欲发作，田沛霖已揭开草帽，露出尊容。李管家见状，大骇，急忙请大公子进入内室，欲更衣、沏茶。田沛霖说：“不必！”李管家忙问：“大公子深夜来访，又是为何？”田沛霖摇头，哀哀地说：“管家救我！”李管家一怔，又诚惶诚恐地问：“大公子何出此言？有何大事吗？”田沛霖便附耳悄声说了起来。他说，没有谁比自己更能理解父亲的心志，因为父亲多次向南明唐王上“恢复”之计，都是他派人用蜡书送往闽中的，他希望能够完成父亲的遗志：割据自保，以待反清复明！但是眼下，兄弟们似有不满情绪，这又如何是好？

这时，李管家见大公子雨中夜访，已是备受感动，又见他以社稷江山为重，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伪拟矫诏，一边说土司欲把土司之位传与长子，一边暗地里向南明呈递方印号纸，说土司田玄已经驾崩，众土民推举田沛霖接替土司之位……

这时候，处于弥留之际的土司田玄，自然不知道此等大事了。而兄弟各派明地里向兄长道喜，却暗地里不满，于是，焦点自然而然集中在沛霖没有子嗣这一问题上。但是，田沛霖早已派亲将封锁了各个关隘，叛逆之人如若想到闽中送信，揭露、告之这一事实真相，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一个月后，田沛霖袭职的呈文批复下来，田玄见木已成舟，只得含恨而去！

一时间，山城笼罩在一片哀号之中……

田沛霖于是请老梯玛给父亲做了九天道场。这是做道场的最高之数，可谓容美最为隆重的丧葬仪式，因为按照等级地位，一般只能做三、五、七天，可见他的孝心了。当然，也有例外，像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那是丧葬中的极数！但在这乱世之秋、非常年代，尚能做到此等地步，已属登峰造极。可等到闭亮之时，老梯玛将棺木



掀开，刚揭开面布，轻扫魂影的时候，田玄却忽地翻身立起，大呼一声：“白虎！白虎！”又倒将下去，从此不再醒来。人们都说这是老土司的灵魂回煞，一定是上天要降什么异兆了。

果不其然，这年秋，容美相继出现了一些怪异之事。一开始，司境普降淫雨，烟笼鹤峰，雾锁龙溪，水淹稼穡……土民望天祈祷，香火不断，请神打醮，也不见效，于是齐聚司城，参拜土司。但见土司德馨浅微，更是望天忧叹：“麦(天)啊麦(天)啊！”土民喊起了冤！可是冤在哪里？冤在老天爷不肯给容美降生一个好天子啊！于是乡民野语传进了新土司耳中，田沛霖便来到庙宇，虔诚敬香，求问高人：“这世界的末日是否到了？”言下之意就是说，明朝的气数是否尽了？出道闭关的餐霞子、沈道士和智靖和尚都沉默缄言，无计可施，只有调年堂的老梯玛给了他两个字：忌水！

这时，田沛霖才想起，每年一进腊月，凡属龙的日子都要举行“忌水”的活动，只因连年征战，忘了这一忌讳，因此触怒了龙王，于是天降淫雨，予以惩戒！

但这淫雨又暗含了怎样的天地警示呢？一时间，新土司也参悟不透，于是就问老梯玛，这一天机可有解法？老梯玛依旧诙谐地说：“只有你的儿子可解！”

田沛霖就呆傻了，因为老梯玛之言再次勾起了他内心深深的隐痛，虽然他也讨有三房妻妾，也生有三男两女，但不幸都夭折了。他娶的第一个老婆，是西边土司的女儿，第一胎生的女娃，是个闷生子，他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摔了个稀巴烂，也没法使闷生子醒来。这就请来了司境最有名的阴阳先生，卜了一卦，说西边不利顺，与大公子的命相冲撞，死婴应该立即天葬，方可去邪！于是将这死婴弃之山野，让野兽、山鹰吃了。一年后他又娶了北边土司的女儿，生的倒是个儿子，可是因为难产，大人是保下来了，婴儿却是个死婴，他又听了阴阳先生的，做了一只阴阳船，水葬了事。又一年后，他娶了南边土司的女儿，生了第二个儿子，全家都皆大欢喜，可是孩子不满周岁的时候，也一身乌黑地死了，他又听了阴阳先生的，集木焚尸，实行了火葬。这时候，田沛霖对子嗣差不多已经失去信心，但阴阳先生却说，他命里应该有四男二女，只是这些孩子的命数，那是天机，他就难以预测了，得按各自的生辰八字而定。之后，北边土司的女儿又生了一个闺女，但也只养到两岁，患天花死了，于是实行了风葬，把尸体放在平山的风洞口，让风吹成了干尸。而第三个儿子是南边土司之女所生，养到三岁的时候，不幸得了疟疾，也死掉了，于是又按照阴阳先生的授意，在龙溪江的悬崖上，凿了一方洞穴，实行了岩葬。按理说，大公子还有一子的，因为实行了天葬、水葬、火葬、风葬和岩葬之后，就只剩下土葬了，

四方邪神理应都敬到了,可是三个妻妾的肚子就是鼓不起来。阴阳先生见再无计可施,就说要是东边有土司就好了,不然还可以娶东边土司的女儿,因为东边对大公子最为利顺,可是东边已经没有土司了,那是汉人的地界。就这样,田沛霖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迁怒于阴阳先生,就把这个妖言惑众的家伙也火葬了,以此告慰上天之灵。可民间却传说,大公子的尘根长有鹰钩,而那鹰钩的喷射之液是带有巨毒的,是一般凡胎所承受不了的。就这样过去了十多年,他几乎夜夜不少房事,可三个妻妾却没有再怀孕的迹象,他又哪来的儿子呢?他心想,是不是老梯玛仗着辈分比自己高,在故意取笑、侮辱和挖苦自己呢?可是仔细想想也不像,因为老梯玛即便瞧不起他这个新土司,但也不至于羞辱他这个新土司吧?好歹他也是朝廷一品命官!

没想到一场淫雨竟给新土司田沛霖带来了儿子!

那时候,上天的征兆仍在容美大地上继续,作为雄震一方的土皇帝,田沛霖是不敢稍有懈怠的,他必须像祖宗躬亲一样,虔诚地带着文武百官到灾区去赈灾,以便体恤民情。回城的路上,恰逢倾盆大雨,龙溪江水猛涨起来,两岸的官道顿时成为泽国。田沛霖不敢贸然前行,只好绕道。经过土碧寨的时候,正碰上梅寨主一家为嫁女忙乎,梅家人见新土司前来,都急忙下跪请安,田沛霖揭开雨罩,应诺一声,旋即上楼。这时候,一位织女正坐在织机前穿梭,因雨声哗然,不曾听见新土司上得楼来,还在专心地织锦。这织女便是梅寨主的长女梅朵。那时梅朵已经年方二八,眉如新月,肤如凝脂,面若桃花,不仅秀外慧中,而且心灵手巧,是土碧寨一大美女。相传,古时候容美贵妃就诞生在这里,人们都说梅朵是当今的容美贵妃。这时候,梅朵正在编织自己的爱情之梦,因为这最后一朵荷花织完,她就要做新娘了。可是,梅朵并不知道新土司就立在自己身旁,因而她的美丽与温柔,她的灵巧与勤勉,她的憧憬与梦想,一时间都被土司的眼睛捕捉殆尽。所以,雨一稍停,新土司就将梅朵带回了司城——那时候土司还享有初夜之权!

这天夜里,这一不幸的消息便如惊天霹雳,立即传入了十里之外的牛王坪,梅朵的未婚夫叶墨终于觉醒了——为了捍卫自身爱情的纯洁与尊严,他便毅然地站了出来,并向土司的特权发起了猛攻和挑战!

那天晚上,叶墨开始行动了。复仇的火焰在他眼里、胸中燃烧,他提着一柄宝剑,飞檐走壁,身轻如燕,可他却没能接近土司的寝宫。不是他的武功不行,是因为那天晚上的电闪雷鸣坏了他的大事,因为那天晚上的闪电仿佛探照灯一般,将他



的行踪暴露无遗。家兵们一路追赶，一路大喊：“有刺客！有刺客！”开始了围追堵截，继而一层层地围将上来。冷箭嗖嗖地在他耳旁翻飞，有如风声鹤唳。叶墨知道，自己的刺杀行动失败了——这也许是天意，是人力所无法抗拒得了的！这时候，他便朝天一声呐喊：“梅朵，你等着我，我叶墨一定还会回来的！”然后只身逃离了容美之境。

也是那天晚上，寺庙的餐霞子、沈道士和智靖和尚在夜观天象的时候，见到了一幅罕见的景象：司城上空电闪霹雳，雷声震宇，宛如瑞气升腾，又如佛光下世！他们心想，那一定是天降明君的征兆，于是都亟亟地跑来给新土司道贺，恭祝主爷种下了“龙种”！于是，那瑞气和祥光一直持续到翌日卯时天开。这时候，忽然一声霹雳，将行署的保善楼劈开了一角，顿时，一股青烟升腾而去……自然，这一奇景，这天晚上，容美的土民也看到了，都说天公要动怒了，子民要遭殃了！可是只有调年堂的老梯玛知道，这是人间的阴阳相聚，带动了天上的阴阳负荷，产生的瑞祥之兆！果不其然，第二天黎明，云雾俱散，天幕开眼，红日东升，世界又是一片朗朗乾坤，正应了老梯玛先天的预言！

本来，新土司在享受完梅朵的初夜之后，准备将梅朵送回家去，只因叶墨的偷袭使得他大为光火，于是他便将梅朵留在了司城家中。可是，谁又会想到，十月怀胎之后，梅朵生下的“龙种”，居然一落地就大哭不止呢？而且，这一哭竟是半年之久！

有人说这是天泣！

天泣的意思，就是说这孩子的哭泣表达的是天意！

而要破解这天意，又非血祭去邪不可！因为只有血祭才能打通天地、人神之间的天眼——这似乎也是“明人”能够通晓天意的唯一途径。

因而，顺治三年的秋天，作为容美土司田氏家族历史兴衰的分野，也便衍生了更多的故事——这故事似乎还牵涉到了几百年后历史学家敏感的神经——关于初夜权，很多民俗学家是不屑于启齿的，大多以为那只是少数荒淫无道的土司的劣迹。事实上，一开始也许如此，但在千百年的承袭中，这样的恶行最终演变成为俗制，所以土司享有初夜权，也就跟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样合法合理。实际上，土司就是一个土皇帝，很多官制都是效仿历朝皇制的。但是，因为叶墨和天赐等觉醒者的出现，八十七年后，这一沿袭了近千年的土司制度，最终因为“改土归流”而彻底地瓦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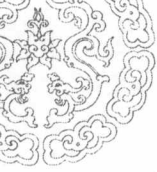
于是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章

血祭

公元一六四八年,按朝代纪年是为清顺治五年,即大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后的第四年。这也是一个历史纪年相对紊乱的年代,因为这时候大顺政权也已建立了四年。而这一年的农历二月,在武陵山地,似乎跟往常也不一样,因为发生在细柳之城的那场血祭,像惊蛰的雷声震颤着容美大地。那时节,正值万物复苏、大地开始泛青的时候,龙溪江岸已是草长莺飞、绿黄柳长。按理说,这时节不宜牺牲,因为恰值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令。但是二月上九日这天,土民们即使再忙也要去看看热闹,因为这一天要在细柳城杀人,因为这血祭一年仅此一次,所以土民们不看白不看!

实际上,公元一六四八年的这场血祭,土民们并不仅仅只是看客,也是参与者,也可以说是主角。因为这血祭并非只是破解天意那么简单,更深的一层意义在于,用来血祭的是反贼的父亲,所以这血祭也就有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之意。而在司境的祭祀中,大凡牺牲的祭品,多是鸡血、牛头、猪头或者羊头,用人头做祭品的,应该是非常之年的非常之举。比如这一年的祭祀,沿用的就是陈规和祖制,这



就意味着一六四八年的农历二月，是一个极不平静的年份。

这天，土民们一早起来，便扑爬翻天地赶往细柳城。路远的，多半是三更半夜起床，吆三喝四的，举着松明子火把而来；路近的，也是麻麻亮早起，随便揣几个糍粑，亟亟地上路。而黎明前又是一天中最为黑暗的时候，看热闹的土民怕路上寂寞，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路唱着歌去。歌是山歌，且又多是原始、粗野的山歌，这时候，山歌就会沿着官道和龙溪江岸此起彼伏，将一个夜、一个天唱得烛明天朗。所以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不是唱歌的好手，自小他们就扯开喉咙吆喝，只要喉咙一痒痒起来，他们就将整个心肝心肺也扯出来唱。而做人祀祭品的，又多是犯事的土民，谁要是犯事后还想活命，就得比唱山歌，而且要一个一个地唱，一个一个地比，直到最后一人胜出，方能活命。这习俗沿袭了千百年，虽不是土民们喜欢唱歌、舞蹈的佐证，但至少也说明土民们一路拼命唱歌的最原始的动力了。

细柳城在通往司城的官道边，距中府八里，是为土司的旧城。春天一到，细柳城河边的柳枝就发了芽，吐了绿，齐刷刷一河岸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城外有一沙滩，沙滩上有一巨石，巨石赤墨光滑，凸凸凹凹，深浅有致，是为行刑石。传说这石头过去是一块白石，是巴人祖先廪君魂化白虎后的白骨所化。一开始，传说这石头雪白无瑕，没有一点异色、杂质，日光一照，反射的光芒就像道道灵光，熠熠生辉。因而，只要土民们见到灵光者，一年会无疾，五谷会丰登。但是，由于白石是廪君的白骨所化，所以这白石只有吸收了足够的天地之精气才能光芒四射，可是，岁月的苔痕封去了石头的光泽，那灵光便不再现。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明人”得知这一天意后，才知道只有用血祭的办法才能使灵石光芒如初。但是因为田氏鼻祖的原因，这血祭之后也就有了定制：日期为二月初九，时间为午时三刻，而且，只有在人皮鼓三响、牛角号三响、火铳三响之后，才能开始血祭。日月经纶，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由于这白石吸收了血色、腥味和晦气，便开始渐渐地发红、发赤，随后又由赤红渐渐地变暗，以至乌黑，显然是被人血污染了的缘故。也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凡容美杀人都来这里，细柳城也就渐渐地变成一处刑场了。这似乎也是人类的一个怪圈：凡是杀人，也就是屠宰同类，大凡都是人们最大的看点，能让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的。而这一次，也就轮上了叶墨的父亲，因为他儿子想剥夺土司的初夜权，活该他被处死！这似乎也是看客们看热闹的一种普遍心理！

对歌从一上路就开始了，到了细柳城的沙滩，也没有停歇的时候。龙溪江就唱得欢笑起来，八峰山也就唱得癫狂起来。当然，更癫狂的自然是人，只要一対歌，